

• 理论研究 •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复杂性解读^{*}

郭刚^{1,2} 徐丽¹ 郑燕飞² 白明华² 俞若熙² 王琦^{2#}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210044;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摘要: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范式,内蕴着整体动态性、模糊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复杂性思维特质,却以临床实践为客观标准,通过逻辑思维互补的形式上升为有着相对稳定的抽象化解释性系统。

关键词: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 R2-03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5.05.001

On complexity of original thinking mod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O Gang^{1,2}, XU Li¹, ZHENG Yan-fei², BAI Ming-hua², YU Ruo-xi², WANG Qi^{2#}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210044; 2 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e original thinking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holistic thinking modality, which makes use of analogy and numbers, integrates body-spirit unity and considers qi as monism. This thinking mode is characterized by holistic dynamics, ambiguity, nonlinearity, and uncertainty. However, with clinical practice as its objective criteria, complemented by logical thinking, it has turned into a relatively stable, abstract, and explanatory system.

Key words: TCM original thinking mode; complexity

中医原创思维作为中华民族在医学方面的智慧结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所形成的集“象”“数”“形”“神”“气”等概念于一体的概念群,整合为“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即中医学的“象数观-形神观-一元观”——一种高度凝练的引领中医发展的核心范式。这一模式内蕴着整体动态性、模糊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复杂性思维特质,却以临床实践为客观标准,通过逻辑思维互补的形式上升为有着相对稳定的抽象化解释性系统,拥有东方式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彰显出中医学的生命力,而深深烙印着“中国气质”的文明特征。

1 “气为一元”的整体动态性、模糊性存在特质
在中医看来,气是构成宇宙万物和人体不可缺

少的生命基质和本源,内涵着物由气化、象由气生、形态各异、物我一体的整体动态性复杂现象。所谓“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以及“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明气的变化形态各异,气象万千且各有名称,是故“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而且,气还是人体创生及与外界相贯通、相交流的中介,人体无一刻不以气的形式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以及“人有精、气、血、津液、脉”“为一气耳”(《灵枢·决气》),表明人体是气主宰下自主的生命存在,拥有着自我调节的能

郭刚,男,教授

通信作者: 王琦,男,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中医原创思维、中医体质学、中医男科学, E-mail: wangqi710@126.com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No. 2011CB505400),北京市科协2013年资助项目

力——气的和谐协调作用。正是基于气和气化之理,中医创生出阳气、阴气、天气、地气、六气,以及人体的元气、宗气、中气、营气、卫气等概念,都表征了气一元论的思想。

阴阳相合、形神相依、天人相应等术语是对“气为一元”的具体解释。譬如,“天地之运,阴阳之化”蕴含着天地万物为阴阳之气变化的过程和结果;人由“气合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脏象论篇》)以及“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表明了人形神相依的气本和气化现象。“人与天地相应”(《灵枢·邪客》)的基础也在于气的存在,才有人性与天性的合一,甚至于人心与天地的和合,是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如此说,气一元论是人体与天地相应的介质。这是气为一元的多维度视域解读,有着基于非线性动力系统(nonlinear dynamic system)之上的信息显现。

从人体自身组织结构看,气在人体中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是生命活动的动力源泉。气来源于先天真元之气,充养于后天脾胃之气,又得肺所吸入自然界清气的补充,分化为营气、卫气、宗气、元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等,成为五脏六腑机能活动之动力,这些共同构成为身体的气。气在人体内有着升降出入的变化形式,表现为脏腑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互协同作用,有着自组织能力,而维持着高度有序的稳定态。一旦打破这种稳定态,便会发生疾病。患者用药的目的在于调节身体中气的升降出入,达到非平衡的有序状态,温凉、吐泻皆如此。气在人体中存在出入升降的空间性,有着内外、左右、上下等区别。气是以功能为主的存在场所,却有着带状、球状、网状等分布形式。有理由断言,与其说人体的存在是一个对象,不如说是一个视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场域。气的空间本身是实在的,同时也是不确定的、未知的,且是开放性的,既是有限性又是无限性的存在样态,还是作为存在物之间彼此联系的存在方式。我们研究各种存在物事件变化不已的现象时,总会发现有种相对不变的东西是事件的全体,那就是这一事件的空间性的一种形式——一种有意义的“存在”,对于中医来说,那就是气,它是对人体任何变化进行表达的意义所在。

从疾病观的角度看,中医强调气在防病延寿中的重大意义,指出气是人体盛衰寿夭的根本。气是生命基元,人体以气化的基本形式进行着生命活动,因而通过气化的活动,就可以了解人体的正常生理

和异常病理,并通过调整失常的气化运动就可以克服病理状态,恢复正常生理。人体中的任何表现形式在本质上都是“气”,如“阴气”“阳气”“心气”“肝气”“脾气”“六淫之气”等;就连七情失常都是表现为气机不调,如“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等,而同样解读着气、形、神的合一,并通过“善叹息”“少气懒言”“气上冲心”等外在证候表现来判定病情,对证施治。中医强调“百病生于气”。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杂证谟·诸气》中就如是说:“夫人之有生,无非受天地之气化耳。及其成形,虽有五行五志,五脏六腑之辨,而总惟血气为之用。然则血之与气,诚异名而同类,而实惟气为之主。是以天地间阴阳变迁,运数治乱,凡神神奇奇,作用于杳冥莫测之乡者,无非气化之所为。使能知此而气得其正,则何用弗臧。一有违和,而气失其正,则何往弗否?故帝曰:百病生于气也。”又如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阐述“故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形以气充,气耗形病,神依气位,气纳神存。”皆在于说明人生赖之一气尔。气是人的形神之本,形(精)、气、神和谐协调,则能维持生命活动的存在与发展。气失衡表现为形、神、气的不协调,就是引起气浊、气逆、气滞、气虚的病理变化,而且还会带来情绪不良变化。

从治疗观的角度看,气在人体中有着“根于中”与“根于外”的双循环诊疗价值取向。所谓“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素问·五常致大论篇》)。“根于中”与“根于外”有着阴阳相反相成的平衡原理,人体各个子系统协调平衡为健康,失去协调平衡则为疾病。它可以用气的升降出入来具体显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气的升降出入不是表现为线性的稳固不变的存在,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变化特性。从脏腑、津液、血气等多因素、多变量的相互作用以及正负反馈的调节机制等看,人体系统的运动状态是一种非线性机制,构成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功能、信息的有序统一和相对稳定。

因此说,中医看待人体的整体动态性是以“气”作为联系的中介,达到融汇通达、整体统一的。人体存在着的稳态和多个均衡点都是以气的变化为依据的。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是说天地运动有种种变化,人体也随着相应

而起变化,这些现象构建了气为一元的思维模式。气有着生命活动的物质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充当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生成论和方法论等意蕴,成为中医理论体系整体观、功能观、运动观等的哲学基础。这同时表明,气为一元也拥有着整体模糊性的特质。

2 “形神一体”的整体混沌性存在特质

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形神一体的形神观反映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包含有形神构成、形神体用、形神存亡等复杂性表现形式和特质。

首先,形神一体具有复杂有序性特质。在中医看来,人是具有生理与心理互为一体的行为系统,内涵复杂有序的系统行为方式。实质上,人的生理、心理过程都是自然的过程,形神合一包含有复杂适应系统的本质——随机的成分,包含有非序性的有序性特质。这些有序性无不以随机性呈现出来,体现着人体形神及其与外在环境发生的交互作用关系。随机现象可以看作随机接合成为有秩序性的随机,有着可循的一定关联性、规律性,表现为形或神的变化,必然引起形与神的共同变化。从复杂性视角看,有序性是非线性系统(尤其是混沌系统)的固有成分。作为人的基本活动基础的生理和心理,它们的显现都不是相互分离的存在,而是一种必然的组合(不管因素多么复杂),表现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的感知觉能力、情绪、欲望、动机等在生理活动之中的对应性、秩序性。因此说,这些有序性的行为活动方式是服从复杂非线性系统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有这些有序性,我们才可能记录下来形神一体具有的巨大深度的、更为规律性的信息。

当然,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具有复杂非线性系统的一般特征,便是意味着必然与非序性发生关系。这种非序性主要表现为一种适应性,或言之,适应性使得人体复杂性系统表现为非线性的存在。它是由大量的偶然事件构成的,内涵着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如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神等交互关系,而拥有着自身的性质,包括有效复杂性、潜在随机性等。同时,它与有序性相接合,两者互为载体,共同延续着人体复杂性系统的存在。人的行为方式的非序性也解释了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具有多层性、多重性的特征。在这里,有序与非序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不同,两者在自然本性上是相同的,任何一个独立的诊疗活动都是随机的,同时对一个个诊疗活动的关联性而言又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其次,形神一体具有整体混沌性特质。形神一体是对包括思维、心理、形体的功能与现象进行建构

性解释,具有有机的系统性描述。从混沌论的角度看,形神一体蕴含着秩序性和非秩序性的统一,整体地描述着人体系统具有混沌、不确定的性质,却有着宏观规律的特征,因此它可以被看作为人体对复杂适应系统所具有混沌特性和积极意义的非秩序性行为方式,表征着一个非线性系统的信息与能量的行为。其构筑了一个自组织复杂适应系统的基础层次,且有着“临界点”的生命现象。

形神一体传达出两种信息:一方面体现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非线性复杂系统,是一个复杂非线性的适应系统的自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复杂非线性适应系统层次性和混沌特征。在所有这些层次中,气的层次、神的层次以及形的层次都包含了大量的混沌性特征,相比较而言,气的层次是最可能被干预的层次,神的层次也易于变化。中医原创思维理论在气血体系的运行和行为表现方面拥有相对准确的预测能力,并基于此有着丰富的干预手段。在心身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中医是把气的运动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而考虑到形神变化因素的。这样,临床实践过程中在建构形神综合交叉性的模型化,必须考虑到大量的、相关的活跃因素,建构适用于人的心理行为及形神一体关系的混沌系统化模型。

再次,形神一体具有遗传性与突变性特质。人体有着遗传密码的历史传承性。在复杂性科学看来,所有开放的复杂性系统都有着一种基本的性质,那就是自组织临界性。它表现为非线性系统达到一定程度(即临界标度)时,会开始崩溃,并试图寻找新的载体(当然,也可以导致关口事件,即偶然事件性的灭绝,如基因突变等),使得原有质性可以延续,成为该事物延续的唯一途径。遗传密码的新载体便起到这样的作用,人类生理心理化的基因会伴随着文化基因得以遗传下去。

构成人体有序性的是以遗传基因为形式编码的。人体胚胎自受精卵形成之时便具有了基因编码(也包含混沌的属性)的有序性,一直到出生时所接受的内生环境和外在环境的影响,都可以编码的形式固定下来,表现为“先天性”的初始秩序性。从信息计量的角度看,所有这些秩序性是以遗传和变异的形成为主,构成了人“天生”的秩序性,而演绎着每个个体的体质特征——形神一体的存在物。这种来源于基因并直接植根于躯体的秩序性(表现为随机性的必然性或必然性的随机性),却带有明显的生物性自适性,内涵着形神合一的“痕迹”,且相对

稳定。当然,后天性的适应环境更表现出复杂多端的样态,但后天多样性都是以先天为基础的,包括感知觉、情绪、欲望等心理变化,这在治未病和疾病预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形神一体具有个体差异性特质。对于种群的人而言,形神一体是共性的,表征着整个非线性系统的自我完善过程;但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形神一体则是有个性特征的,表现为拥有自身相对稳定却变化不已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就是自我选择的过程,包含有自我调节、释放压力、痛楚反应等,呈现出不规则的因果性。这一选择过程是独具一格的,个体之间不可复制,包括各个个体自身也难以复制,那是由于每一个个体都蕴含着各自动态的变化特征——非线性系统的发展机制。

不仅如此,形神一体的个体差异性还表现为,个人意识(包括意识、理智、判断等)与形体的关系尚不如非意识的心理活动(如情绪、欲望、好奇心等)与身形的关系更经常或更明显,前者需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获得,并进行有目的的倾向,后者表现为随机的、无目的的倾向。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以智力进化为标志的,人的有意识活动推进着社会发展;因而,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非意识活动无法与意识活动相比,个体的非意识活动往往被忽视。然而,相对于个体而言,在心理干预方面,非意识的心理活动驱动个人行为更要受到重视。实质上,人的情绪和欲望等非意识活动分享着人体大量的能量,对身体调节过程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中医治未病提出的“恬淡虚无”与“清心寡欲”,更多意义上指的是人的非意识活动,不焦虑的放松法即如此。

综上所述,形神及其相关的形式与途径符合复杂性理论关于复杂适应系统的规律,形神关系在人体中有着相关系统自发形成的稳定态和有序性,属于正常的“选择”现象,表现为人体内系统之间变化形成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符合混沌的特征。因此,考察一个人就不能将其心身进行支离破碎,而是注重一个人整体性的生命活动本身——形神一体。那种将人的情感、思维和思想强制与形体相分离且“肢解”成各个部分来加以分析研究,是极其片面的;因为“无形者”是无法分离的,更重要的是随着时空变化和环境改变,无论是“无形者”还是“有形者”,都会呈现出瞬时发散、聚合的存在,具有不可控制性和非线性的特质。

3 “取象运数”的复杂性认识路径

象为形神的显现,且蕴藏着数的特质。中医四

诊思维就是通过取象运数的形式,由表及里地认识人体的。

3.1 象思维体现非线性、不确定性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象思维包含有形象、性质象、职能象、时空象等。从天人一体的视角看,通过推天理而明人事活动来对人体活动进行取象,不仅可以获取天地之中的天象、地象、物象等及其运动规律,而且对人体进行征象活动,以由表知里的形式来获取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生理病理之象。无论是天地万物之象,还是人体变化之象,都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性地反映事物运动变化的信息与状态,运思出有形之物象、思维之意象、援物比类之象,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应时之象。基于此,中医的象理论包括藏象、经络象、阴阳象、五行象、六淫象、脉象、色象、精神活动之象、疾病证候之象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象思维是蕴含着“可通约性”介质的“象”,故而可以取象比类。取象比类是由已知之象推出未知之象,由固有之象推出应然之象,即通过象征、比拟、隐喻、暗示、类推等手段,将情景类似、意义相通的事物进行引申、推理,联系成互通互感的存在,进而解决“悬置”的问题。中医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出“有诸内必形于外”的象思维过程,是一种以象测脏的由输入、输出信息推测人体内部规律性的黑箱操作方法,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脏》),表现为以不割裂、不干扰人体内部进行整体性研究,是为通过整体反映的方法解释人体的自然状态。司外揣内是取象比类的典型方法,采用从外观内的手段来认识脏腑系统显现于外的征象,根据体象特征来确定相应的内脏系统形态及其变化情况。中医藏象学说认为,通过考察脏腑活动外部的征象,而能推知其内部状况,即通过“象”所反映的“藏”的信息来“以象测脏”。因此说,象思维就是运用特定的思维方法,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推理出所要解决的目标。

对于人体本身而言,象思维是“形”“神”的信息传达而显露于外的过程。换言之,象是脏腑生命力的外显(外观)。所谓“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这种包括情志在内的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为人体脏腑机能外在显现,呈现于外者谓之象。人体内脏精气的盛衰,通过经络气血反映到体表,以面象、脉象、舌象、体象以及语言、思维等显现于外,表征着“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取象思维。如“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

营卫魂魄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灵枢·大惑论》),是指五脏精气反映于眼目的神而言。清朝名医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言“神旺则色旺,神衰则色衰,神藏则色藏,神露则色露。”情志活动是机体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当五脏发生虚实盛衰的变化时,会直接影响人的情志活动变化异常而表现于外。如,“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素问·调经论篇》),“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心不足则善恐”(《灵枢·经脉》),“心气虚则悲”(《灵枢·本神》)等,这些都说明了象思维的特征。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象以“神意”的反应特征和表现形式为依据。“象”思维依赖于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推理,更在于“心悟”,是将人的个体情感与外界环境交换的生命系统之上的综合认识。它在具体的尽物运思过程中来展现,是根植于人的生命力,并在不断与自然大化流行相互贯通中呈现,是具有实在而又有所超越的一体性存在。如借助自然界风性主动、善行而数变,将这种特性与人体患病症状进行比类,把人体疾病具有走窜不定、眩晕、抽搐、震颤等动摇特性的症状推论为风证;再如“湿胜则地泥”的观点,是指地表湿度大就会泥泞,由于湿有缓滞重浊的特点,临床中凡有头重如裹、身体困重等特点的病人即可诊断为湿证。其集合自然之性(形)、神性(神)与人的价值实现于一体。

从开放性的角度看,人体在内外环境系统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的、偶然的因素介入,有着对于活的机体取象的复杂性、易变性。因此,象思维有着不确定性特征,却具有可选择性,但不是随意选择性。一个具体事物或人体的部位(包括器官组织)有多方面的取象视角,而每一次的取象都蕴含着此事物或体位的形象或显像,且表征着一次次的征象,即成象过程。如此说,取象是普遍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普遍性是指任何事物都是有象可取,而且是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具体性是指每一次的取象都是具体的(显现),且各不相同,而不是随意的,仅是相对待的——以具体的比观来呈现。因此,每一次的取象只能说是质性上的相似认识,而不具有量的重复。定性远远大于定量的运思。

3.2 数思维体现不确定性、模糊性

从复杂性视角看,数既有确定性的定量之数,又有不确定性的定性之数,指数目、数量,也指计

算。中国古代很早已有对事物认识的运数思维,包括物必有数、可测之数、预测之数、自然之数等。中医把数与象统一来认知人体的奥秘,无论是脏腑、经络、阴阳、运气等,还是脉象、舌象、面象、体象之数,都离不开“数”,于是提出了三阴三阳、五脏六腑、五运六气、十二经络以及脉动至数、苔厚薄之分等术数医学概念,更多意义上内涵着不确定性的“数”,从而进行着数的理论构建,成为认识人体的工具和手段。

从时间维的角度看,中医在进行“数”的规定和推论时,形成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倚数—极数—逆数”的思维过程,内涵着变量、时间、程度、等级等预测之数 and 推演之数,如人体的脉之至数、呼吸之数、血气运行度数等。再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以肾精肾气盛衰为指标来论述人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的生命过程,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男八女七”的个体体质的差异。

从空间维的角度看,中医“数”在测量中产生,为推理、计算、测序之用,如阴阳五行、五脏六腑、六淫七情、三部九候、灵龟八法等,都给了“数”的规定,这些都是运数思维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数”有着对“形”“神”“气”及其所呈现的象的描述关系,主要侧重于定性的“度量”。所谓“恍惚之术,起于毫厘;毫厘之术,起于度量”(《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明了中医是可“计算”的。

从整观上看,中医是把“数”与“形”“神”“气”看成相关的度量,拥有着“数与形”的生命律动之“大数”“常数”等不确定性思想,形成了中医学的运数思维模式典范。运“数”在于“平”,数的图式和模型皆旨在趋向平衡。所谓的“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是也,它以阴阳之间此消彼长、又互根互用、五脏生克制化平衡、卫气营血的运行分布平衡、气机的升降出入平衡等表现出来。另外,中药配伍组方,强调君臣佐使,谋求对立双方的调和与统一,都是讲究运数之平衡的。此处,运数思维就是建构在数的生命律动基础之上,体现了定性定量的原则,对中医临床病因病机的认识、病症的诊断、治则方药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运数思维不仅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还贯穿于诊疗的过程中。

3.3 取象运数体现非线性、动态性

刘长林先生认为,“象”和“数”是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点和关注点^[1]。万物皆有象,万象皆有数,象包含数,数寓于象之中,象、数是统一的。中

医临床思维是强调以“象数”为工具,采用“司外揣内”、“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灵枢·本藏》),以及“以我知彼,以表知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的方法,通过外在之“象数”测知人体内在脏腑气机的运动状态,这一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防治等各个方面,并贯穿着临床实践的全过程。具体言之,中医临床取象运数思维是医者运用望、闻、问、切4种诊断方法,获取患者身体内部位(或部分)所反映出来的信息(流),根据一定的内在联系、比类关系,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辨证为总纲,以气血津液辨证和脏腑辨证为基础,结合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等辨证方法,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取象运数的思维过程也称为象数思维,是以象数相结合的形式,运用归纳和演绎等方法,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人体变化机理,进行诊疗活动。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取象运数”思维活动是内涵着“比类取象”和“心中有数”等内容,没有严格的时间先后次第的顺序之分,不能仅仅理解为线性关系的判断,更多意义上是一个非线性思维的过程。而且,取象运数思维不仅仅是一种辩证方法,而是蕴涵着错综复杂的阴阳虚实、表里邪正、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等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传变的内容,反映出复杂的辨证—辨病—辨体的理论思维。“取象运数”表现出一种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思维过程,长期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活动。

从表面上看,取象运数虽采用简单的符号比应关系,但其本身却包含着复杂性的特质,如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彭加勒指出,“基本现象的简单性再次隐藏在可观察的总现象的复杂性下面,但是,这种简单性本身只是表面的,它隐藏着极其复杂的机制”^[2]。我们有理由承认,中医象数符号传递的信息不是单一性的,而是承载着复杂性的网络式的信息资源,其中以阴阳、五行作为特定的符号代码,能够完成复杂性的信息交换,而进行表意、传达、解释的临床实践活动。

4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复杂性解释特质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中医人在经验直观和悟性

判断基础上,结合逻辑思维形式,以人的生理活动为载体,以天人合一为视域,探究人体生理结构形式并超越之,而着重于功能的思维路径。这种思维路径突出体现中医直觉感悟之上的整体把握,更多以一种体认的方式来获得人体存在的内在联系,但它同时强调相似事物的类比推理,注重整体上的易于辨识,不必讲究细节上清晰,却有着相对确定性的认识空间和判断标准。应该看到,中医注重人体功能系统间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因素、多维度联系,强调整体直观思维形式,却不乏有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思维,蕴含着模糊性整体形象的逻辑联系。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绝对不精确。金哲就认为,中医藏象理论的思维逻辑主要是模糊逻辑,“模糊逻辑是模糊和精确的有机统一”^[3]。它体现为直觉感悟与逻辑思维相结合所形成的知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是以悟性与思性完整认识来把握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的。

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复杂性解释特质在于模糊性,却不排斥精确,有着模糊与精确的有机统一,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蕴涵着实践检验的真知。它能够拓宽人们的思维空间,表现为不仅仅受结构的束缚,更多以功能的临床效果为检验标准;进而通过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从而实现理论上的去妄存真。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复杂性解释路径恰恰说明了,中医基于经验基础上始终把追求超越经验的直觉体悟与理性思维有机统一,是把不可重复的、灵感的、无序思维与可检验的、必然的、有序思维交融,因而拥有着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模糊与推理的合一。

参考文献:

- [1] 刘长林. 中医给科学观的启示[J]. 科技导报, 1998 (12): 3-5.
- [2] 彭加勒. 科学的价值[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119.
- [3] 金哲. 世界新学科总缆[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6: 1166.

(收稿日期: 2014-12-28)